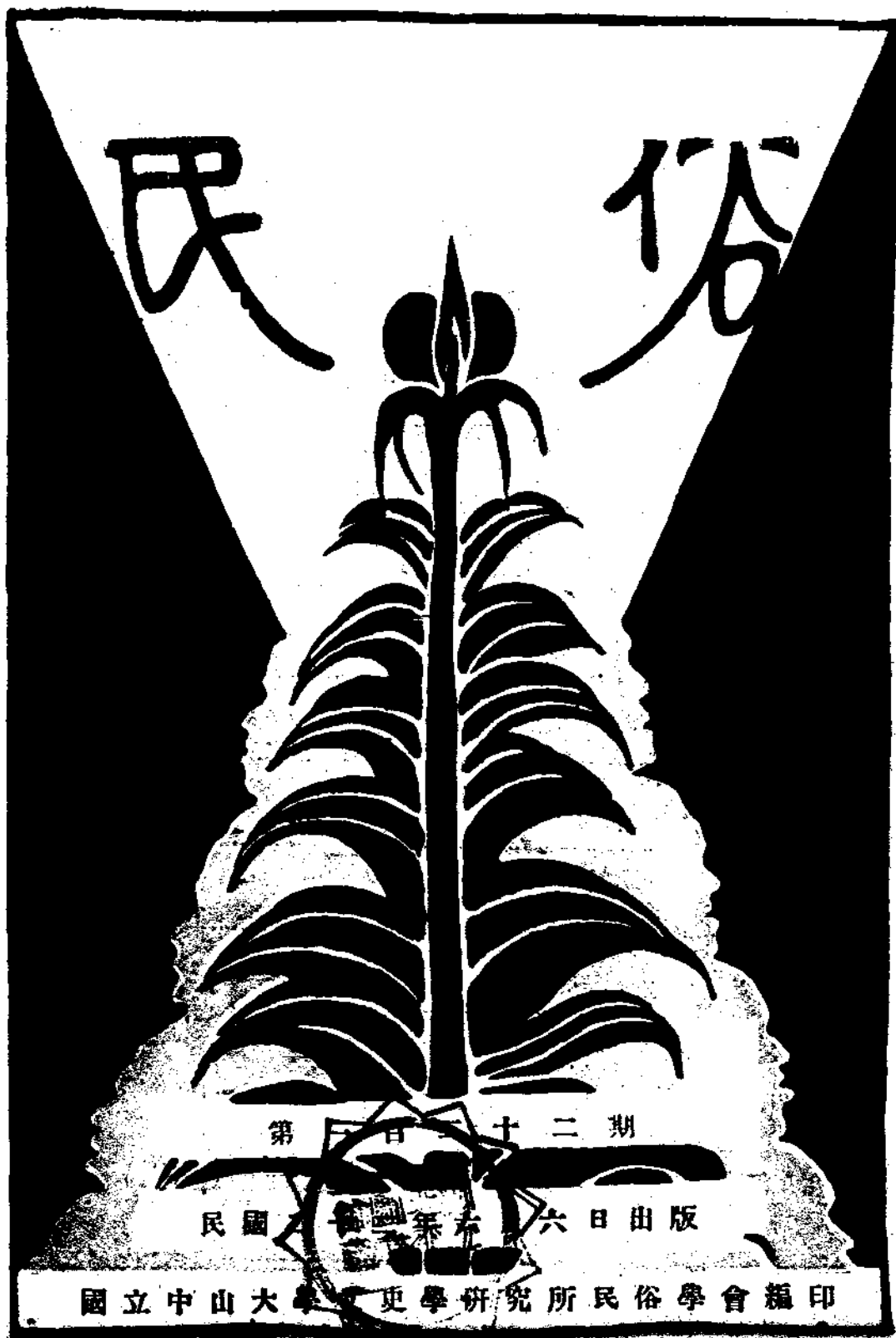


SEP 28 1933



本 期 目 錄

-
- 再論清真教門底戒食豕肉.....婁子匡 (1)
- 禳鬼與喊驚.....袁洪銘 (9)
- 淮安遷居習俗.....葉德均 (24)
- 漳州木棉庵.....翁國樑 (27)
- 漳州南山寺.....翁國樑 (30)
- 赴陰陽墟.....官世科 (31)
- 虎同年.....官世科 (33)
- 濃瓜麻的故事.....官世科 (35)
- 漳州歌謠集序.....謝雲聲 (38)
- 九九消寒圖.....錢南揚 (40)
- 民俗學叢書報介紹.....容肇祖 (42)

再論清真教門底戒食豕肉

婁子匡

渡到「幽獸之國」去——再論清真教門戒食豕肉的資料——
可蘭經，餐卓篇，蜜蜂篇的經典——天方典禮釋要解，的
飲食篇——「勿啖豕」的解釋——醫家之說：本草經疏，醫
經別錄，延壽丹書，孫思邈，孟說，李時珍，韓忭諸家談
食豕——禮記曲禮上之「豚去腦」——老豕附魅的傳說——
祖臺之怪志之一節——清真教門答問「不啖豕」——我始終
忠於民俗學

——二答 江紹原先生

承遙遠的投我二十九期獨立評論，謝領了。當經再買二十七
期的該刊來看；讀了你底「抗議」再翻胡適先生底正文，覺得你已
「抗」我所應「抗」，似乎我可不必再「抗」了。但是書縫中你盡量
對不起我，這又太客氣了。我現在來到囹圄裏，彷彿坐在大輪
船房艙中悠哉游哉的將渡到「幽獸之國」去。

前三兩天，我底好朋友傲予先生，怕我在獄中無事而悶，他
轉送來好些關於伊斯蘭教的經典和記述，好像很適合我底胃口似

民俗 第一二二期

的，不知不覺的對着鐵欄窗，已涉獵一過。

今天，春夜風雨晴霽的朝晨，我底身子覺得涼爽些，我想着依着我們探究的方向，來繼續發表清真教門底不吃豕肉的資料，這大概是大家所願意的吧。

記得你底大作中，曾引邁欽錚從坂本建一底口——予 經和 Rodwell 底 Thekcran 參譯的可蘭經，餐卓篇 The Tsble：

噫，信衆！……獸類之肉，下列者外，爾曹許食，唯獵物則爾曹朝謁時，概不得食。……

自死物，血，豚肉，所呼籲者非真神之名之祭牲，勒死者，傾跌死者，斃死者，肉食獸所食，然未經爾曹擊斃使成淨物者，以及石案上之祭牲，爾曹皆禁食；抽箭分配死獸，於爾曹爲不敬

蜜蜂篇 The Bee：

爾曹所禁食，唯有自死物，血，豚肉，以及所稱非真神之名而屠殺者；然被迫而食，既非貪食又非有意破律者；真神固能殺赦能仁。

再論清真教門底戒食豕肉

上面底若干食忌的禁條，你認為是亞拉伯舊有的民俗。我今天在放籠子回來，讀到金陵劉介廉纂述，錢塘丁秩參訂的天方典禮釋要解，(民國十二年隴右馬福祥印)這書引用經句，詳釋奧義；我讀到卷十六，十七，飲食篇，說明擇取飲食之道，曾引經典：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暨獸，有善有惡。

接下的解釋，是：

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無非靈人所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則為良；不合其宜者，則為毒；用之當於禮者，則為善；不當於禮者，則為惡。此一說也。

草木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毒善惡，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固無不善矣；苟毒者惡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真主造化毒惡，原有相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說也。

如此，則以「良」「毒」「善」「惡」為清真教門「擇」「忌」食物的準繩：如「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體者良」的，「乃益性德」，都可以拿

來吃。相反的，如「金蠶，浪砒，厥性毒」，「鷲鳥攫獸，厥性惡」，都該忌食，他如厲禁的，「勿啖豕」，「勿飲酒」，「勿食自吃物」，「勿食浮水魚」，「死於大器者，勿食」……要皆不是「毒」，就是「惡」，懸爲例禁了。

在「勿啖豕」的經句下，該書也曾解釋說：

豕，畜類中污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污。有齧牙，好攫；嚼生肉，愈壯愈惰，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

接着更集了不少醫家之說，以証明豕，「乃最不可食之物也」：

按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性能作濕生痰，爲惹風熱，殊無利益耳。今人以腎補腎，恣意食之，大爲差謬。不觀日華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按豕爲今人常食之物臟腑腸胃，咸無樂焉，然其一身，除肚膏外，莫不有毒，發病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食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薑食，發人癩病；豕肉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陽，耗心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

再論清真教門底戒食豕肉

；肺食之令人氣滯，發霍亂；八月和飴食，至冬發疽；脾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損人真氣，兼發虛癆，脛男子之損防；腸食之動冷氣；鼻肉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

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骨，切勿食」。

遜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碎痛乏氣」。

延壽丹書曰：「豕肉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勿食」。

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疾，損真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厚汁濃，其毒尤甚」。

韓愈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不食豕肉也。」

以上幾許醫家底話，以本草經疏說得最詳明，認豕的全身，祇「肚膏」以外，牠底一切全含毒質，吃牠底某部份，就會傷及人體的某部份，其間或須經過實驗的証明吧。我們讀過的禮記，在曲禮上記得也有說：

不食雛鷓，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菘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髓。

的食忌，食豚要去腦的話兒，但不說出吃了的反應是怎樣，而本草經疏却明白的說：「腦食之損男子陽道。」在養生要集上也說白的豕底蹄是白的，爪是青的，這是不好吃的東西。

至於豕之「老者，能用邪魅爲祟」的神話，似乎的確很多關於牠底精靈的傳說，略論的，祖台之怪志有云：

吳中一士丈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引自御覽卷九〇三。

其實這一類無稽的香奩體神話，精靈的演變，固然不限於「豕」，更不限於其他有生物，就是無生物，有時也多這類神話的主角，想你所知道的多着，恕我不再題外拖沓了。

近代中國的南部，我記得也有猪哥精的故事，但是有的地方却說做猴子的故事（最近蕭山張鑑君有這型的故事，寄到獄中）瓠瓜麻的故事（廣東翁源清水君曾記述，見海龍王的女兒）……牠底型例，總不外：某物的精靈，對老婆子貪心乞食物，甚至蓄意要害死她；她哭着，得小販們的餽贈和協助，並且獻計防治，她依計行去，當夜某物的精靈累啦，甚至於死傷，她得免於難。這精靈有說是猪哥精的。

這封信，時斷時續的寫了幾天了，好像想跟你說的話差不多完了；但是我又翻開那本天方典禮，覺得還有一節清真教門答問

再論清真教門底戒食豕肉

「不啖豕」的緣故，我認爲和你前引滇南九隆聖裔馬注，經名郁速馥的以「齋期啖肉不禁牲殺」答問儒佛教中人，是差不多的重要，現在我就抄錄如下：結束這一次通訊。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僅醫者論之，不過一家言耳，何足爲據？」

答曰：「言有一家之言，理無一家之理，諸家鮮爲飲食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爲事，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論，明且詳矣。奈世俗習染最深，難以理解，故藉醫言以戒之也。」

曰：「誠如是說，戒食足矣。何苦於腥膩沾觸之際，疾僻以譬之。」

曰：「此防微杜漸之義，不可不然爾。」

這次通訊委實寫得七亂八糟，怕毫沒精液足取。但是這信寫成於岳飛遭難的風波亭東的病獄中，很惶恐，很彷彿沾了些宋代英烈風光似的我想把牠撕去，可是不由人地不可能了！

胡適博士？忽而糊糊塗塗罵我無常識，忽而誠意的向我道歉，我都付諸一笑，當做沒有這回事一樣，因爲根本是他自己隨便多事，於我無干。

我爲前篇文字紀錄無稽傳說而入獄，固然是忠於民俗學，我

民 俗 第一二二期

現在寫這篇文章，不知又要怎樣？但是無疑的我仍然是忠於民俗學，絕對不像什麼博士假借什麼名義來別有所圖，說到這裡，不勝感慨系之！

末了恭祝

您和您夫人清吉

妻子匡於南浔溪畔之一監中；時入獄之第二十天。

禳 鬼 與 喊 驚

袁 洪 銘

——東莞民俗雜談——

莞邑一般婦女對於「神」「鬼」的崇拜，可算達於極點。何以故？蓋他們無論幹什麼的事情，都不離乎「神」與「鬼」；尤其是在發生疾病的時候，更非禱鬼與祈神不為功。苟我們稍為留心調查一下，就可知道她們對於「鬼」「神」的迷信，其觀念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然而話雖如此，但她們之有此種觀念者，斷非從天掉下來的，總有其發生的背景，才能深入於她們的腦海中，屢代相傳，以迄于今者。所以我們研究人類的文化及其思想，對於民間活存的禮俗迷信史料，非廣為搜集，下一番縝密的探討，以證明初民之生活如何，習慣如何，信仰如何，……等等，恐不易得其精當之結論。此次許地山，江紹原，黃石，吳文滲諸先生發起編纂野蠻生活史，其表面上雖不贊同文人學者去盡力地發揚人類文化，但其研究之對象，却是反證人類的文化，完全是屬於野蠻的。此種別開生面的工作，如能早日成功，則不但於吾國學術上有極大的貢獻；同時能使人們知道人類的文化原來是這樣，由此恍然大悟了！（我曾寫一介紹小文，並附有編纂野蠻生活史緣起及

徵求同工宣言」發表於中大民俗週刊一百一十三期，讀者可參看）是以我對於他們的工作，甚表同情，思欲盡其棉力代為搜集民間種種野蠻的材料，以期充當他們一小小調查員之職。可是以環境惡劣，心緒不寧，整日地都困於煩惱的境域中，焉有勇氣和毅力去為學術的研究而工作呢？！不過於零星的材料，總可在興味感到時把牠記錄出來，以資湊趣，此篇禳鬼與喊驚之草成，便是為此。倘能以此小小材料，引起許江黃諸先生的留意，將牠採入野蠻生活史裏面，充佔一二頁的篇幅者，尤為我所企求也。

(A) 禳鬼的：

禳鬼的方法，據我所知的有兩種。茲為眉目清楚起見，把牠分述如左：

- (1) 賄鬼：如人家的孩子或成人有病，纏綿不愈者，他的家人一定以為鬼的作祟，於是在病者的房門口的牆角裏插着三枝燃着的線香，口中喃喃地向鬼請罪，並聲明願意給牠酒食和冥鏹等物，祈牠快些離去，使病者早日痊愈。許完了願。乃於當日或翌日的晚上，預備着許多紙船，紙馬，紙人，冥鏹，香燭，茶三杯，酒三杯，白飯兩碗，雞蛋和豬肉滾湯共一碗，置于一竹箕之上，屆時，叫一年老的婦人，（病者的母親或祖母亦得）點着香燭，捧了那一箇擺列各種祭品的竹箕，放在病者房門口的地上供奉，當焚化紙物冥鏹時，並要唱着

禳鬼與喊驚

一首很長的禱詞，其大意是這樣：

「某年某月某日，某姓弟子某某，(即指病者)，行得有前無後，冲犯神明，望你大懷見諒，打開赦門，俾弟子某某身中疾病，快好快過。今晚有鷄春(鷄蛋也)水飯，金銀幾千，俾你飲酒食肉，分派各人，此後唔(不也)關弟子某某事。弟子某某乃係銅，你係鐵，與你一生一世無拿捏；(即無關係也)你係鐵，弟子某某乃係銅，與你一生一世有相逢。床頭唔種竹，唔敢留神宿；床頭唔種蕉，唔敢留神大半朝(半朝晨也)，你有墳歸墳，無墳歸廟，無廟在陰涼樹下遛。(東莞方言，即游玩也)呵！抓船！抓船！一時抓船，萬年吉慶。」

唱完後，就把病者的房門關掩着；還要快快的捧着那個竹箕走出到三叉路口的地方，將茶，酒，飯，湯，等物，倒潑在地上，或由當事者(即指捧竹箕的婦人)吃去，然後把竹箕拿了回來。至於吃了那些菜飯的，是晚不可走入病者的房裏，與病者相見，否則人，於病者有所不利了！這樣胡鬧，俗稱為「捧籬箕」。

(2)逐鬼：病者如果舉行了「捧籬箕」的法術後，仍未痊愈，反而益趨沉重者，家人必請男巫來禳鬼，其法，是在當天

民俗 第一二二期

的神前，擺列一張桌子，上面除點着香燭外，還要備一杯清水和幾根桃枝柳枝鴨蛋白米等，放在神前。屆時，巫者吹了响角(註一)，嗚嗚之聲，震于耳鼓；同時，口中喃喃唸着病者的年歲時日，及其種種禳解咒語。唱畢，巫者乃把神前放着的桃枝，蘸了一些杯中的清水，向病者的房裏四方撒去，並貼了許多符咒于病者的床上或房門上。然有的每在禳解之後，巫者還要拿些臭草(註二)或桃枝柳枝給病者佩帶，一直至病愈後，方可把牠棄掉。這種禳鬼治病的風俗，莞人名之曰：「跳大鬼」。

註一：「响角」，是莞邑巫者拿來禳鬼的唯一法寶。牠是用牛角做成的，吹之嗚嗚作響，其聲特異。故莞人凡聞此角聲，皆知其為巫者之「跳大鬼」也。然又聞巫者云：牛乃辟鬼之物，所以把牠的角吹作响聲，以期使鬼聞之而畏也。

註二：「臭草」，即蒼之別名。在民間治鬼迷信中，牠與桃枝柳枝同一重要。蓋他們認為這些植物，是能以辟除鬼怪者。

(B) 喊驚的：

吾邑人們——尤其是一般婦女——對於孩子的魂魄認為十分

讓鬼與喊驚

重要。孩子如有在夢中囁語，或啼哭，以及生病等的事情，爲他的母親或婆婆者必認爲這孩子的魂魄是受了驚嚇而不附于身上的。他們視爲唯一的補救方法，只有「喊驚」的法術，才能把他的魂魄叫了回來，否則，這孩子便要患病，或殤亡。然而喊驚的方法，約有數種：有的在晚上喊的，其地點是在門口。或孩子受驚的地方。有的在正午喊的，其地點是在簷下，名曰「喊午時驚」。有的在早上喊的，其地點是在門口或房內的床頂婆(註)處，名曰「喊寅時驚」。還有一種「打席」亦是屬於喊驚的，其地點是在十字街頭的土地廟。上列各種的喊驚，其方法雖各有不同，但所喊着的詞句都是大同而小異的。茲不怕耗費篇幅，將其分類寫出如下列各節：

- (1)晚上的，普通喊驚，以晚上在門口喊的爲最多，其法是把線香三炷燃着插在地上。蔗枯和紙錢冥鏹也燒着，菜刀或較剪在地上拍响着，一壁拿着小孩子的睡衣在火光上搖曳着，一壁拿了少許米粒向四方撒去，於是高聲喊道：
- 東方米糧，西方米糧，南方米糧，北方米糧，
四大方，五大路米糧，
米糧落地人神起，刀喇一聲魂魄齊，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小孩名字)同年(卽魂也，俗稱喊驚爲喊同年)來歸呵！

請到九天玄女，王母六娘，洪山教主，
追番某某同年來歸，
來歸覺醒覺暄，
覺醒覺乖，
一覺還一覺，
二覺到天皓。(皓字讀厚音，即天光也)
貓兒老鼠嚇起驚，
豬狗畜生嚇起驚，
飛禽百鳥嚇起驚，
牙鷹白鶴嚇起驚，
圓毛三十六般嚇起驚，
扁毛三十六般嚇起驚，
洗手洗面嚇起驚，
過河渡海嚇起驚，
隨頭亞妹嚇起驚，
華童之子嚇起驚，
四眼八臂(孕婦)嚇起驚，
大聲細聲嚇起驚，
亞哥亞姊嚇起驚，
亞姑亞叔嚇起驚，
亞姨姪舅嚇起驚，

禳鬼與喊驚

亞孀伯娘嚇起驚，
有意着驚，
無意着驚，
嚇得久，
歸得快，
俾番某某同年來歸呵！
左門官，
右土地，
招魂童子，
帶魄童郎，
斬開地皮剗地獄，
斬開地獄贖真魂，
黃金買得千年命，
細絲贖得萬年魂，
一魂歸，
二魂歸，
三魂七魄就歸齊，
某某同年來歸呵！
來歸承香繼祖，（如為女孩子喊驚，則無此句）
來歸福爹旺母，
福兄福弟？

民 俗 第一二二期

福姊福妹，
根基穩養，
壽命延長；
來歸時時迪吉，
來歸日日康寧，
來歸食茶長血，
食飯長肉，
來歸紅顏益壯，
紅氣加添，
來歸隨年長大，
隨月長乖。
撒米悠悠，
同年歸到屋，
撒米沙沙，
同年歸到家，
撒米行行，
同年歸到床，
某某同年來歸呵！
認得衣衫穿着過，
魂魄就隨衫上歸，
孩兒小細唔知路，

釐鬼與喊驚

請國追魂童子帶魂歸。

唱完了，乃把那小孩的衣衫在火光上烘了一過，然後向小孩身上拍了幾拍，那時，還須接續唱着「補歸呵！補歸某某唔使驚，唔使狂，來歸睡得落床，眠得落覺呵！燂(莞人讀譚音)爨衣裳歸就體，一路平安福壽齊，」的幾句話。這樣的繼續胡鬧三天，他們認為那孩子的魂魄便可以歸來，安然無恙了。

- (2) 正午喊的：當太陽正中的時候，有的人家在簷下喊驚者，俗稱為「喊午時驚」。其法是先取了三性水——即塘水，海水，井水——混合在一碗裏，放在簷下，另取一個米斗，裏面放着七盞油燈，明鏡一面，尺一把等物，一併置于簷下，屆時，亦須燃着油燈和蔗枯，並插三炷線香于地上，執着那孩子的衣衫向空中招搖着，口中喊着有詞，（詞句與上述相同）同時還要拿着筷子數根在那碗水中亂攪，一直至喊完始歇，然據諸吾邑婦人云：此種喊驚法，是深恐那孩子受驚於水，魂魄跌落水中，不得而返，所以用筷子，尺，等物，使他的魂魄作搭橋梁而歸。

- (2) 早上喊的：早上喊驚，俗稱為「喊寅時驚」。地點多在門口。

其方法完全與晚上喊驚的一種相同。不過有一些差異的，就是將近喊完的時候，還要用木棍兩根搭成人字形，以繩捆緊，叉在地上，然後把那孩子之衣衫在其下跨過，那時須唸着下列幾句的話：

「男人關，女人關，
豬狗畜生關，
飛禽百鳥關，
金絲蚊蝶關，
深水鯉魚關，
圓毛三十六般關，
扁毛三十六般關，
各種關神都過了，

過了關神同年走來歸。」

據云：那孩子的魂魄，過了這些關鍵，自然得到回來。所以要這樣的喊驚了！至于在「床頭婆」處喊驚的，則沒有「過關」的俗例：惟於所喊的詞句有些不同，茲摘錄如下：「床頭花公，床尾花婆，十二婆姐，十二奶娘，追回某某同年來歸，來歸根基穩養，壽命延長，睡得落床，眠得落覺，……」云云。

(4)打蓆喊的：「打蓆」名曰「打胎」，亦屬於喊驚之一種。如人家病

禳鬼與喊驚

得沉重時，種種醫治，均未見效，他的家人便懷疑病者一定投胎人家；思以法術把他打落，使病者不致投胎他家為兒子，而終於死亡。此法為何？即「打蓆」是也。「打蓆」的情形：是預先叫了鄰家的老嫗數人，各執着捲成一捆一捆的蓆子，並攜帶些香燭冥紙，往十字街頭的土地神處舉行「打蓆」的法術。到了目的地，先在土地神前焚化了香燭冥紙，於是數人一齊動手的把蓆在地上盡力亂拍，由土地神前起點，一直打至回家，沿途要不絕地叫着病者的魂魄，其詞與喊驚無異。他們以為這樣，便可把病者投胎人家的魂魄追了回來。因此傳說，所以莞邑一般孕婦如見有此情形，必遠遠走避；唯恐她的胎兒被他們打落而致于流產了。

莞邑「喊驚」風俗，除上述的幾種外。還有的是在每年端午，冬至，除夕，的三個節日底晚上，為家中各孩子喊驚的，這種喊驚，叫做「喊平安驚」。其法與普通晚上喊驚的一種相似。然而莞邑有一村落名曰厚街。鄉裡的人家，於年節日底晚上，不特為家中各孩子喊驚的；並且還要叫一老嫗替家裡的全數男女（不論長的，幼的）喊驚的。這樣的特異風俗，與莞邑縣城迥然不同。由此可知同是一縣的地方，其民間風俗常有甲地與乙地差別者，是其

明證也。所以，我們研究民間禮俗的人，如欲盡量地把各處同一母題的風俗搜集起來，以探討其轉變之痕迹者，此種工作，誠非易事也！質之同好者以爲然否？

註一：「床頭婆」是保護小孩子底女神。凡有小孩子的臥房裏，床下必定供奉一「床頭婆」。這「床頭婆」是沒有神牌寫的，只用三片紅利市紙錢，貼在床腳的靠牆上便算了。地面放有香爐一個，是用青磚托高的。朝夕不用點燈，燒香，但每逢初二，十六日，須羅列菜飯茶酒於床下以敬奉她，莞人謂之「做禱」。相傳「床頭婆」是最小氣的，如或初二，十六日不奉她，她必作祟於小孩子，使孩子有所不利。

洪銘附言：喊驚的風俗，國內各地均有流行。據我所見，與夫江紹原先生在關於幼嬰和孩提的古今禮俗迷信的第十節幼孩兒童的魂裏面所引的，已知廣東的興寧，東莞，大埔，江蘇的上海，浙江的富陽，等處，都盛行這種風俗。然而除了廣東，江蘇，浙江，三省外，其他如福建，貴州兩省亦有流行。茲爲獻給同好參攷起見，特將其情形，抄錄如下：

福州歌謠甲集一五七首的歌謠是：

天靈靈，

釐鬼與喊驚

地靈靈，
收驚娘奶第一靈，
乞貓驚，
乞犬驚，
乞鷄驚，
乞鳥驚，
乞牆驚，
乞壁驚，
我佢都不驚！

編者魏應騏先生注說道：「閩俗少兒遇有驚癇時，其母每作此種壓驚。其法，在臨水陳太后（神名，民衆尤其是婦女極信奉之）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頻頻搖動，唱是歌。少頃，開布視米，覺有低淺乃添米使滿，復包復搖，復開復添，復唱，終至杯中米緊滿添無可添時始止，謂此時「驚」已被陳太后「收」矣。」（見福州歌謠甲集及福建三神考）

又貴州的小孩第一節小孩的魂說道：

「……孩子生了病，除就醫外，母親在每日傍晚還要爲之「叫魂」。她認爲如果孩子不是「落魂」，便不致患病；祇是看病吃藥而不先叫喚起孩子

的魂魄，孩子是決難安好的。其法，在夕陽落山之時，於大門前放長板凳一條，母親坐在一頭，另一頭則置大碗或升子一只，裝滿了米，米上插着香燭。她先將生雞蛋一個，令孩子向其上呵氣三口，然後把那蛋平置手中，蛋較尖的一端向外，較大的一端向內，於是「叫魂」的工作便開始了。凡是孩子在最近或患病前經過的地方及一切孩子所耳聞的（如鬼怪故事）目睹的（如見着別人打架）或自身經歷的（如跌了一交）認為可成爲理由的事情，都要儘着她這一刹那的記憶所及，唸了出來。那聲音，却是紆緩的低弱的豐富着一種悲愴的情味：

「夢兒的三魂七魄回家來咯，快回家來咯，……
……街頭街尾失落魂，廟前廟後失落魂，跌倒
絆倒失落魂，鷄叫狗咬失落魂……快回家嘍
'，夢兒的三魂七魄快回家來嘍！……」

據說，要一直叫到雞蛋的尖端向上直立起來的時候，方可停歇。雞蛋立着，便是魂魄歸來了的象徵。有這樣繼續叫三天的，也有叫七天的。每一天的時間，總在一小時左右。真可算做母親的一樁耐心的事。……」（見柳固的貴州的小孩）

驅鬼與喊驚

總觀以上所述，可知這種風俗，既如此其普遍。
• 如果有人能把牠盡量地搜集起來，互相比較，
在歷史上探索其源流與演變之痕迹，未必全無價
值的啊！至于容肇祖先生在福州歌謠甲集序裏所
說：「這種壓驚法，大概都是從巫而來，楚辭中的
招魂，或者就是這種壓驚法的始祖……………」我
覺得他的話都有一些理由。

一九三三，五，十七，於東莞，時作者正
塾處家園。

淮安遷居習俗

葉德均

關於遷居習俗雖不如婚嫁，喪葬底煩雜，却也並不十分簡單。

不論是買的新房子——俗稱「實產」——或典，租的房子，搬家時都是一樣。如果是買的，把房價以及「搬儀」等交清以後，就可搬去；典的也等款付出後搬；租的除講明每月「行租」若干，「壓租」（即將此款壓在房東家，退租後償還，少則數百千文或數百元，多則數千元或數十吊）若干，然後搬去。這三種都訂有契約。何日搬去，事先都要講明，並且要等房東以及居住其中的舊房客搬走；但也有到期不搬的，因為舊房東要額外藉題弄錢，或者因另外的房子還沒有租到。

如果不成問題，到期可以搬去，那麼，在先幾日中，擇一吉日，把所吃的米裝在一個罈子內搬去，叫做「翻米罈子」。也有在搬的前一日舉行，但早早的搬去，目的在催舊房東舊房客早去。

在未搬家前，對於新房子當然要畧加粉飾；如果是買的格外

淮安遷居習俗

要大加刷新。甚至於重新建築，整理，裝修等等。更有因新買的新宅，喊幾個「童子」——鄉下的法術師——來用活鷄子的血酒遍全宅，以拔除不祥的。搬家時，米要多買一些，寧可借錢買。又宅中的一切門窗聯，都要換新的。

在搬的前幾天，把家中一切什物完全搬去，只留祖先龕子和人在舊宅內——但新宅也要有人看管。

正式搬的那天，在先當然也要擇一個吉日，時期都在先一日的夜間(屬於第二天的時辰)，最好在夜深人靜街上沒有人走的時候。搬時用木桌子一張，倒置(桌面向下)，把祖先龕子一個或兩個放在裏面；另用萬年青，吉祥草各一盆(或買或借)，盆內各插蘆柴一根，上扣紅布條，也一同放在桌內。又用鐵火盆一個，內燒木炭。兩人用梯子抬火盆在前走，另外幾個人抬桌子在後面。家人和「送搬」的親友跟隨着，手中各拿安息香一兩枝；同時，主人還要拿着秤和魚。一路上不能說話，就是有人問也不能答他。到了新宅以後，就把火盆和桌子抬進祖屋，龕子供上「福櫃」，火盆放在地下；家人向祖先叩頭(每位一份，每份一跪三叩首)，供菜(當然有盃，箸等)，菜中最不可少的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這時，「送搬」和「接搬」(搬前在新宅等候的)的親友，向主人作揖(一枚)道喜。供過的魚，家人分食。又在這時是不能說不吉利話的。

第二天，親友們來道賀(對每位主人作揖一枚)，有的還要送

民俗 第一二二期

禮。禮都是雞蛋糕(二三斤)和饅首(三四十個)兩樣，這俗稱「糕桃」(這並不限於搬家，凡是生日，滿月等都送這兩樣作為賀禮。)
主家受下給僕人禮力三四百文，喜錢數十文；不受且給二三十文。這天主家享客一頓飯，當然是較豐富的。新搬來的人家對於四鄰，在當天用枚紅名片分散各家，算是拜訪。

二一，四，廿一，

漳州木棉庵

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

翁 國 樑

木棉庵在漳州城南二十里，舊驛站也，庵不甚大，久已失修，今漏廢不堪矣，庵旁尚有一古厠，前立石碣一，書「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九字，庵內壁間多題詠，蓋騷人墨客之憑弔詩詞也。

考漳州府志，古蹟志：「木棉庵，在府城南二十里」木棉鋪，明俞大猷立碣書：「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

按通鑑宋德祥，元年秋七月，放賈似道於循州，遣使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赤日中，令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十月到漳州木棉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

元湯益詩：「檀板敲殘月下花，過牆荆棘出鬚牙，摺魔已失鉄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廢地雨產在官蛙，木棉庵老尤愁絕，月黑更深聞鬼車」。

明，茶陵李東陽詩：「多寶閣下權不足，木棉庵前新鬼哭，裂胸拉脅安足識，天下蒼生已無肉，君不誅，監押誅，父仇國憤一時搥，監押雖死名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

明，福寧游林詩：「淒淒木棉庵，賈相此裂腹，矯矯鄭虎臣，手代天行戮，死頗快人心，所恨死不速，元兇甫就誅，宋社亦已屋，蒼生尙含憤，未得食其肉，一夫恣胸臆，九有被荼毒，生竊片時歡，死作千秋辱，寄語當路兒：此是前車覆」。

龍溪縣志，古蹟誌：「木棉庵在城南二十里，宋鄭虎臣誅賈似道處也。初似道在朝時有術者言平章不利於姓鄭之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羅罟。後遇赦得還，似道喪師議循州，命虎臣監押，虎臣凌辱百端，至漳州木棉庵病篤，泄瀉，踞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他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殞。（按此與正史稍異），今有俞大猷立碣書：「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

龍溪縣志卷二十一，雜記：「賈似道常夢金紫人相迎逢，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制公之死命。時大璫師望用，意疑其人，意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津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時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自祈哀邀庇云，聞在緄陽日襄鄧聞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跌臥因嘆惜且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踣，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

漳州木棉庵

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府耳，及抵漳之四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才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適適不行，而官吏迫促離城二十里許小舊木棉庵，竟以疾殖，或謂虎臣有力焉。

周密齊東野語：「先是林愈樞存儒文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昂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於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殮，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

蔣子正山房隨筆：「賈似道當國時，惡吳潛，循州安置，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責之以黃祖之事，履齋終不免，似道遭虎臣之斃，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似道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答，似道則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防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鄭減折，介如作棉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其處，未幾告殞，趙往喪，臣不許，趙因爭爲經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祇此四句，而哀歡之愴，往復之意，悉寓其中。——龍溪縣志卷二十一雜志亦錄此段。

漳州南山寺

曾國樑

南山寺，古刹也，在漳州南門外中山橋之南，廟宇宏大，佛像尊嚴，爲吾漳故蹟名勝之一，每逢節日，士女優遊，絡繹不絕，尤其新年，車水馬龍，大好春光。

考龍溪縣志，「南山報劬崇福禪寺，在通津橋南之右，唐太傅陳邕建，宋乾德六年，刺史陳文頤重修，初名「報劬院」，改「崇福」，郡守章大任，扁曰南州法廡，明稱南山寺」。

據民間傳說，唐代有一個太傅告老回漳，便在南山麓建一座大房子，大興工木的時候，便有人到京城報告皇帝知道，說他要謀反，所以現在建築皇宮。因爲他所建築的規模宏大，而且前面的門是開五個的，與皇宮的建築方式一樣。

因此，皇帝便疑惑起來了，正想要拿辦他，他却很機巧，知道他這回所建的房子樣式錯了，於是就趕快啓奏皇帝，說他所着手在建築的房子，是要做寺院用的，並非自己要居住。

皇帝經了他的啓奏，才漸漸把疑團解釋，而他也不得不把這一座大房子，獻出來做公共的寺院，名南山寺，設和尚，祀佛像，香火衣鉢，迄今既千有餘年。

因爲這箇緣故，所以南山寺的後座，有太傅祠，內祀太傅，有太傅像，祠後有一大墓，相傳爲太傅的妹妹金名郡主之墓。

赴 陰 陽 墟

官 世 科

——廣東，翁源民間故事——

(一)

從前有一個人，日間則在世上，到了夜間睡覺的時候，則走下去陰間替閻王過生死部。家嫂病乳非常利害了，他過了幾本部，沒有見到。閻王再給一本給他過，恰巧見到家嫂雙乳二枝銅釘，他即把銅釘拔去，家嫂的乳病立刻即愈了。

(二)

有一次，他匆匆的去下陰間，半途中逢到他的岳父，岳父在路旁立着呆若木雞，被點生差(司生者)用一塊豬皮蒙着他(岳父)，他自知岳父必變豬了，即回上來到岳家看一看，岳父既死去了，他又去跟問有沒有人雌豬生產。問到了上屋叔公的豬生着有幾個；但不知那個是是？遂去問老婆：

「你爹爹有沒有可認的地方？」

「我爹爹常常穿着黑衣裳，腰邊纏着一條白手帕。」

他再去看叔公的豬子，果是有一頭渾身黑的腰邊白的。他即

民 俗 第一二二期

把錢和叔公買到來搥死。這裡的豬子才死了，那裡的岳父又翻生
起來。

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虎 同 年

官 世 科

從前有一個很窮苦的樵夫，專以斫柴為生活。

一天，他走到山中去斫柴，坐在一株開杈樹下乘涼，忽的一頭老虎伏在他的背後；既而一躍，恰的陷入開杈樹間去了。

而他很恐怖的把斧頭向着虎額罵道：

——餓鬼，餓鬼！要我斬死你，天光白日想來噬我！

那虎欲動不能，惟有淚流漣漣吧。他見那虎似有本性的，遂放下斧頭問虎道：

——自後你不要噬我，現我救你一救，好麼？

老虎很歡喜的點頭致意。他即把斧頭斫斷那杈開枝樹救下那頭虎來，虎下來四脚跑在他的面前謝謝他。他又對虎道：

——今我和你結為同年，自後我有難你要救勸我！我有呼求你也要應我！

老虎又點頭致意。於是，虎即走了，他也回家過晚。

到了明天清早，虎咬到一頭大猪送到他門前去，他得了，換到許多米菜。每天如之，他遂富起來了。有一天，他呼到虎來道：

民俗 第一二二期

——同年！我的生活你既助我解决了；惟我没有老婆，你可替我娶到麼？

老虎又點頭表示能够。虎清夜飛也似的跑上京城門口去，在衙門口伏着；恰的黃帝女兒起來疴屎；被她一口銜到她跑回來他屋裏。那時她嚇得不知人事，他用薑汁救醒她，見她如花似玉般的美麗，何樂如之的來和她結婚，正式過共同生活。過了年餘，黃帝着一個警差到那處去征糧，警差從她們外經過，見着她心中莫名其妙的回去告黃帝道：

——大王！公主不是虎咬，只是賊捉；我今天眼見了她。

黃帝卽着二個警差去傳捉她的丈夫到案；他(樵夫)到了，黃帝大怒道：

——好大你的賊膽！我的女兒你竟敢捉去做老婆。

——大王，我的老婆是老虎銜給我的。(并將他和虎的經過告訴)。

——如果你能够呼到那虎來，就恕你的罪！

他卽走上山上去大喊道：

——同年！救命呀！

虎聽了他的呼聲知有異，遂跑到衙前去。黃帝見猙獰的虎來了，叫左右把鎗刀預着問虎道：

——畜生！我的女兒是你銜給他做老婆的嗎？

老虎點點頭。黃帝就忍他爲自己的女婿了。

獼瓜麻的故事

世 科

從前有一對夫婦，住在一個單家獨屋；丈夫出外經商，不常在家，僅留到她一人在家維持家務。

有一次，在闔伸手不見掌的黑夜，她開着明燈，形單影隻的坐着績麻，忽的有一個亂髮猙獰的獼瓜麻來呼門道：

「開門，開門……！不，骨頭骨腮也嚙了你」。

她沒法，終于開門讓牠進來。牠進來很歡天喜地的對她道：

「吳(註)在留(註)績(註)，厓湊吳破(註)」。

牠坐在她的側旁替她績麻，她則怦怦憚憚不知如何是好！一更二更的經過，她終不敢睡眠。有時獼瓜麻催着她道：

「時不早了，快去眠呢」！

「我不眠呵，我丈夫起身去的時候吩咐要績盡這些麻：不，回來一五一十的鞭撻我」。她恐怕睡着的時候牠要嚙她，便這樣的胡說着。

然而，更深夜靜，睡魔逼人，禁不住合着眼眶的睡着。獼瓜麻用手指點着她的面道：

民俗 第一二二期

「答答答(註)……麼(註)油麼麼，唔(註)甜，唔甜。」

她從睡魔中驚醒起來，向獼瓜麻道：

「屢唔！你要吃我，也要明天晚上來。」

它聽了，就漸打消噬她的念頭。三更四更五更的過去，不覺東方將白了，獼瓜麻也從門外就走。

到第二天，她左思右想的想，以為昨晚幸的沒有被它噬掉，恐怕今晚就不得幸免了，不禁大哭起來！恰的到了黃昏的時候，丈夫從外回來，見她哭着要死的當兒，遂詢問她，她卽一一二二的告訴。他卽執着一張利刀，伏在牀上，叫她仍是續麻。

不一會兒，獼瓜麻果是來了。它的鼻是警臭，進到屋裏鼻到了有男人腥，便對她道：

「臭郎腥，郎歸哩。」

她胡着的答道：

「郎沒歸，不過郎的衫褲寄歸哩。」

它信以為然的又同她坐着續麻。到了她欲睡的時候，她則脫衣上牀了。一刻兒，它伸手來展開蚊帳，他則揮了一刀，正斬斷了它的一箇手，它卽悲號而走，并它口裏這樣的念道：

「長手來，短手歸；白手來，紅手歸；一刀斬厓(註)禿雷追(註)，昨夜好食唔少(註)食，今夜好食老公歸。」

他倆知獼瓜麻還要來報仇，遂棄家而逃避。果是不錯，到了第三天晚上，引到許許多多獼瓜麻來那屋裏嘈嘈鬧鬧。他則把屋

獾瓜麻的故事

付諸一炬，而許許多多的一群獾瓜麻，已爲灰燼了。既也奇怪，獾瓜麻的骨灰，也變出一羣蚊子來。相傳蚊子是獾瓜麻變的，就是這樣的來歷。

註：吳，你也。在留，在這裡也。g^o，麻也。匡湊吳破訂，是我替你分縷也。答答答，是動唇的聲音。麼，無也。唔，不也。匡，我也，禿雷追，短了一部分之意。唔少，沒有也。

漳州歌謠集序

謝雲聲

年來民俗學的進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形勢。單就歌謠這一類的搜集，已足使我們感覺到驚奇萬分。記得當民國八九年間，北京大學初徵集歌謠時，原沒有想到歌謠內容，有如是的複雜；數量有如是的衆多，那裏會知道一搜之後，竟有如許之多，實在是出人意外的。

現在再從狹的方面來說：搜集我們福建歌謠的，在閩北已有江鼎伊先生的閩歌集，魏應麒先生的福州歌謠甲集，翁國樑先生的福州盤歌集。這都是前後編成的。閩南呢也有二三家如蔣韻珊先生的晉江兒歌甲集，和我手編的閩歌甲集閩歌乙集山歌一束等等，這雖然是不敢說歌謠的內容有如何細膩，如何正雅；但以數量來言，一省之間，真是可謂不少。無怪乎北大當時的搜集，當然有若是的豐收哩。

我和王智章先生的相識，是在廈門中山公園裏，經老友翁國樑先生介紹的。那時王翁二先生，都是因漳碼匪亂逃難避廈的，可是我和王先生未晤面時，老早已在漳州民俗週刊上，時常讀到他的關於民俗學的作品，佩服很久。我真不敢想到因避匪亂，而使

漳州歌謠集序

了我們會得到把晤一處，這尤其是意外的因緣，格外的欣忭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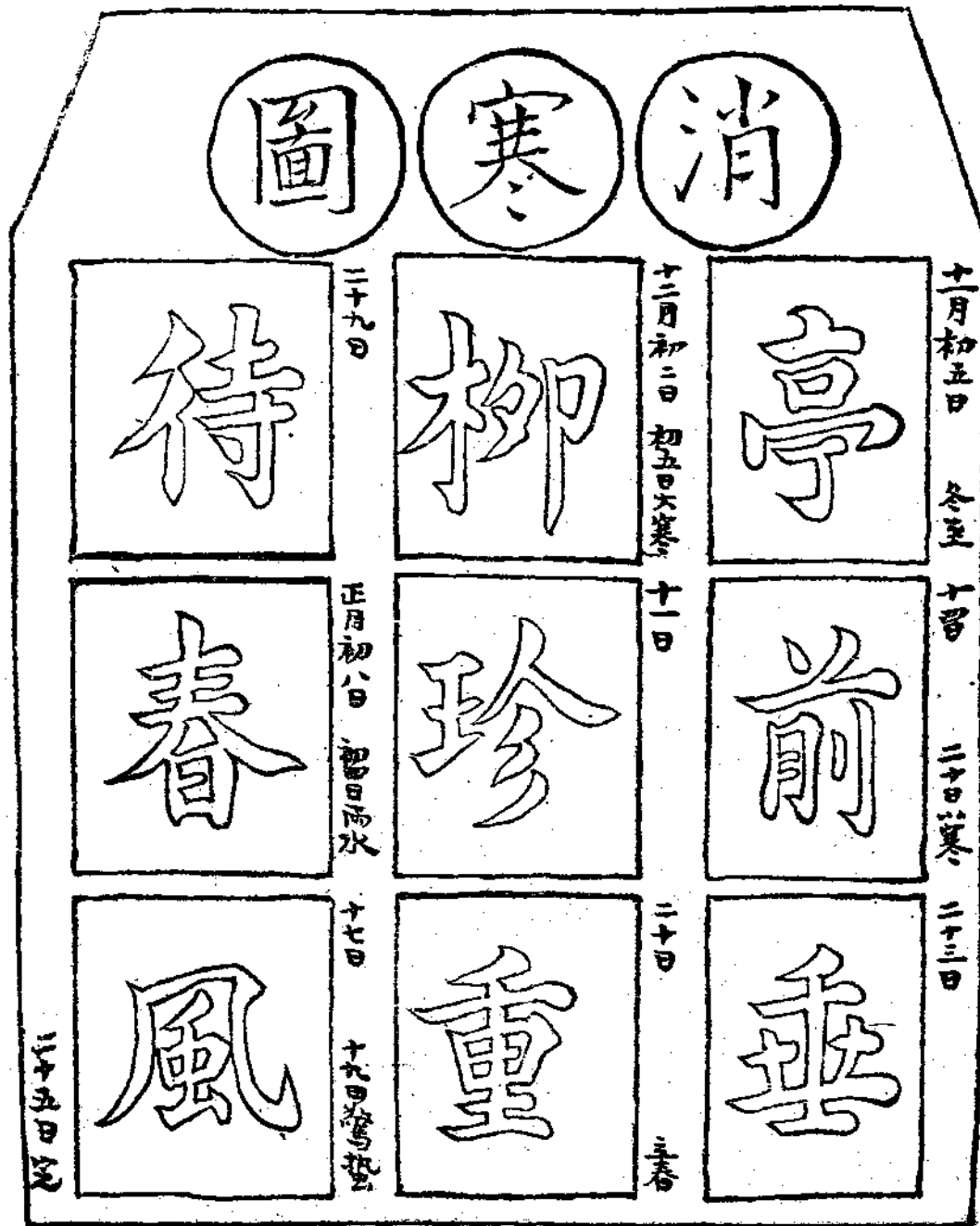
最近王君已編成漳州歌謠集，內容分民歌兒歌二輯，民歌總數有二百餘首，先訂一冊出版，來函屬我爲他做一序文，我於稱贊他的工作縝密之餘，同時我還要對智章先生報告一好消息，二十一年十月五日，教部准內部咨請搜集各地詞曲歌謠等材料，特令各省市教廳局併案徵集。將來這集印成之後，也值得教部採取之一，若然；便有以慰智章先生多時搜輯的苦心理。

謝雲聲序於廈門中華書局分局。

九九消寒圖

錢南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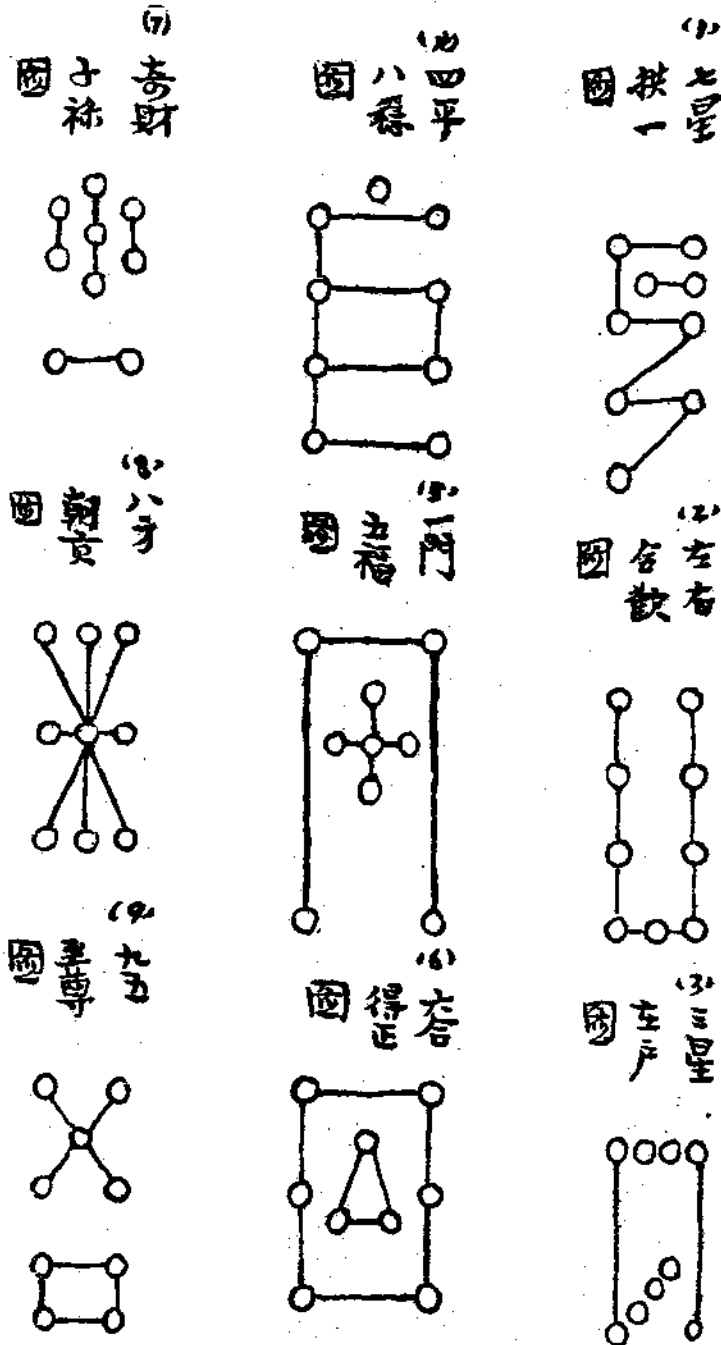
(一)字組的例



九九消寒圖

這是某年的一張消寒圖，從北平東安市場的書舖裡買到的。

(二)圖組的例



這叫做「九九消寒益氣歌」，是清朝宮中所用的，每圖各有一歌，今從略。

民俗學參考書報介紹

容 肇 祖

鄭成功傳說：伍遠資編著，廈門新民書社出版。定價大洋四角。前面插圖八幅，有鄭成功及董妃遺像。據作者自序說「遍歷閩南，東渡臺灣，搜集關於鄭成功的史料，計得兩百多種，正在編輯鄭成功全史，這本小小鄭成功傳說，原是意外的收穫。這書先列鄭成功事畧，後附鄭成功故里的現況，關於鄭成功傳說的記述有四十四條，是我們研究鄭成功歷史時值得注意，我們研究閩南民俗值得參攷的。

編輯者： 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民俗學會

發行者：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廣州市德政街文雅印刷所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 元 八 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 元 八 角
外 國	六 分	一 元 四 角	二 元 六 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 十 六 分	五 十 二 分
外 省	二 分	五 十 二 分	一 元 四 分
外 國	四 分	一 元 四 分	二 元 八 分